

## 北海文史

### 第十辑

# 开放百年史

## 北海学运史二三事

陈纬业

北海青少年学生朝气蓬勃，富于革命精神。他们热爱祖国，酷爱自由，向往民主，渴望解放，在北海现代革命斗争史上，发挥了不少的作用，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消息传到南国海边小镇北海，北海香坪小学与贞德、华文等英国教会开办的学校学生(当时北海还未有全日制完全中学。)，率先集会庆祝，上街游行，开展破除封建迷信，反对封建婚姻等宣传活动，同时学习白话文，接受民主、科学等新事物。

从1923年5月22日开始，以上述学校学生为主力的青少年学生，组织队伍，在海员、码头工人和商民的配合下，封锁港口，日夜检查来往船只；查禁英货，禁止英轮入境、英籍人员进出，对香港实行禁运封锁。他们先后坚持斗争一年多，有力地支援了“省港大罢工”。

从1925年起，贞德女校几次发生“国旗风波”。当时该校校董、英国传教士董恩典(女)对教会的“养子”、“养女”和穷苦学生多有欺侮和迫害，同时又公开宣布“只有庆祝圣诞节才能挂中国国旗”。当师生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下半旗致哀时，她竟把中国国旗扯下来踩踏，并升上英国国旗，谩骂“你们死中国人”，激起该校师生的义愤。沈卓清、张德恩、罗道斌等学生带头同董讲理，严词责问。全体学生积极响应，坚决罢课，并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逐帝国主义出境！”等口号。法国教会开办的“法国小学”学生，也投入罢课、游行行列。此一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致使董恩典被驱逐出境，贞德女校停办。在一些进步师生和家长的支持下，原贞德女生张达超等在东一巷租屋办起超光小学，对原贞德等校穷苦学生实行免费入学。

1926年12月下旬，国民党市党部(当时由处于地下活动的中共北海市委掌

握)领导北海人民，举行“北海各界打倒陈椿熙”示威游行。刚成立才几个月的合浦一中(1950年改为北海中学)和香坪小学等中小学高小以上的全部师生，同各界万名群众一起，踊跃投身全市人民罢工、罢市、罢课示威大游行，声震南粤。合浦一中师生又发表讨陈宣言，历数原任北海警察局长、后任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陈椿熙利用职权欺压贫民、巧立名目滥设捐税中饱私囊等罪行，并包围了庇护陈的驻军第十一师师部，与副师长邓世增激烈辩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当局接受要求，陈被迫下台。

大革命期间，北海学生运动内容比较丰富。1926年，北海学生和教育界人士在革命前辈冯道先(当时任合浦县立女子小学校长)等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演话剧、打菩萨、反封建迷信等活动，以多种形式宣传民主、自由，力促妇女与社会解放，影响较大。次年1月，合浦一中学生自治会领导人杜寿卿、张家伦等，曾组织振铎剧社，在合浦、北海等地义演戏剧筹款，招收几个班的穷苦学生免费读夜学，免费供给课本、作业本，由年纪较大的一中学生义务兼课。该社从1927年至1933年，先后在北海、合浦城乡各处演出反对封建买卖婚姻的话剧和滑稽谐趣剧等多个剧目，观众反映强烈。

大革命期间，北海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自觉接受革命洗礼和党的领导，不少人迅速成长为革命战士和革命骨干。如1905年北海穷苦人家出生的沈卓清(女)，1922年进入贞德女校读书。大革命一兴起，她就同学校中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1926年冬，她到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主任是区梦觉大姬)做勤务员，次年入党。在四·一五广州大屠杀前夕，冒险跑去西关一间私立的宝生产科医院，通知因分娩住院的邓颖超同志赶快撤走。以后的几年交通工作中，经常往来于省港之间，多次完成艰巨而危险的任务。1930年旧历新年除夕，因党内出现叛徒被捕，备受酷刑，坚贞不屈，终于农历正月十二日，英勇就义于广州红花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深。在合浦一中赵世尧、苏觉民(苏翰彦)、冯廉先(冯德)等学生领袖的发起和推动下，北海成立“北海各界民众抗日救国会”，决定抵制和检查日货，还成立日货登记处和检查日货纠察总队，推定苏觉民为登记处主任和纠察总队长。除举行全市各商店日货登记、禁止出售外，每当省港轮船抵北，“纠总”就派人员到外沙一带检查旅客；查出的日货一律充

公，交由“救国会”封存处理。“救国会”还组织大批援助东北义勇军和上海十九路军等的抗日宣传队、纠察队，走上街头，奔向农村，向广大工农群众控诉日寇侵华罪行，同时公开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发动群众抵抗仇(日)货，献金献物，慰劳、支援前方抗日将士。又组织小学生进行自做纸花等的义卖，劝捐，写慰问信，制慰问袋，慰问前方抗日将士。

1932年春，合浦一中高中学生徐万全、谭树春等6人，在博爱路(今新中路)租民房举办了同全日制公立中学一样课程的“普文学院”，组织少年儿童学习文化，结合渗透抗日救亡的教学内容。徐、谭等人利用白天课余和晚上时间，主持校务和兼任教师(办至1935年解散)。教学效果较好。这是北海首次由在校学生独立举办的教育实体。

1933年春，赵世尧、冯廉先、黄裕兴(黄铸夫)、王文昆等合浦一中学生，秘密组织了“未名”读书社(“未名”是“未明”的谐音，取“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们需要战斗到明天”之意)。参加的有傅劲才、陈锡贞(女)、苏家铎等同学。该会会员每周活动两次，除自己秘密阅读外。还经常定期在星期六到近郊利用密红薯、野炊等掩护进行读书讨论《社会解剖》(匡亚明)、《反杜林论》(恩格斯)等著作。并油印小报宣传革命理论、抗日救国等，还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出版发行机关取得联系。在校工谭德五的秘密协助下，曾多次接收过该机关以“上海复旦大学×××号信箱赵文卿(赵文卿是当时中共中央出版局发行科王均予的化名)”名义寄来的各种邮件。其中有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与《红军捷报》、毛泽东著作等。他们除了进行秘密学习讨论外，还多次秘密于夜间将《红军捷报》等中共中央宣传品张贴及散发于北海街头，宣传红军胜利消息，对北海民众影响很大，亦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震惊，反动当局曾进行调查。但毫无所获。

合浦一中的“未名”读书会，还同省立廉州中学党的外围组织密切交往。双方领导人曾互访多次，并经常进行自编刊物和工作经验交流等活动。两校学生会和群众学术组织曾协商筹备成立“合浦县学生联合筹备会”(北海当时由合浦管辖)，以统一领导全县学生运动。但由于合浦当局的阻挠、破坏，未能实现。

1933年下半年，赵世尧、冯廉先、苏觉民、罗绍周等又组织“新哲学研究会”，参加的有庞文隽、吴世光、王尚业等三四十个学生。该会以学习研究马克

思主义哲学为中心内容，还阅读其他马列主义著作。与此同时，冯廉先、陈广才、林施均、罗永英(女)等进步学生。又聚集到何醒予(何二姐)同学家里，组织“静励斋”读书会，传阅马列主义和其他革命书刊，启发提高同学们的思想，促进进步。同时出版《大风》诗刊及壁报，积极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上述各读书会，还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向社会和群众学习。1934年下半年，赵世尧曾率领“未名社”读书会成员利用假日休息时间，深入外沙及郊区农渔民间了解群众生活及要求，进行社会调查。

30年代初期，合浦一中进步学生以学生会为中心，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如举办拥有学生数百人的平民夜校，专门收容家境困难的失学青年免费入学，对学生灌输抗日救国思想；出版铅印的《我们旬刊》、《新潮月刊》及《缪丝周刊》等，刊登抗日救国的言论及新文艺的创作和理论，还介绍一些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思想。

1935年夏，全国人民支援冯玉祥率部在绥远抵抗日寇侵略，合浦一中学生会领导人发起放映电影，由全校男女同学沿门卖票募捐援绥抗敌，并发动全校及全市小学和私塾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当时该校训育主任马斋心公开禁止示威游行，辱骂募捐援绥的女同学是“娼妓行为”，激起全校爱国同学的义愤。经学生会紧急会议，决定由苏觉民率同学100多人，前往马住处，要揪他出来质问并批判(后由于“体育协进会”一些人用武力护送他离北，未能实现)。此时合浦一中学生会除继续发动全市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援绥抗战的示威游行外，并坚决要求学校当局开除马的公职。同时罢他所教的“党义”课达2个月之久，终于迫使马斋心不得不赔礼道歉，承认错误。

1936年4月，合浦一中学生采取“怠课静坐”、“考试交白卷”方式，抗议广东省府主席陈济棠提倡的“读书诵经”和“会考制度”。

同年，在合浦一中学生会的帮助下，北海成立了“学塾工作团”。成员有私塾老师和私塾学生1000多人。由老塾师林学年当团长，刘雨登(刘雨帆)任副团长。曾发动私塾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大游行(合浦一中一部分学生也冲出校门一起参加)。

1936年秋，新编的十九路军六十师进驻合浦、北海，建立了合浦县及北海的反蒋抗日政权。该师政工人员(多为中共党员)到合浦一中联系，得到进步学

生冯廉光、吴世光及已毕业的学生赵世尧(不久前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等的支持和配合,组织一中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先后建立了学生、商人和渔民抗日团体。翁照桓师长决定处决有严重“间谍嫌疑”的中野顺三(以开设“丸一药房”为掩护),并具体指定由驻北海部队负责人和北海青年救亡团体共同筹划执行。一中学生会领导人也参加了这次筹划。

中野顺三被刺杀后,日本帝国政府借口“侨民被害”,开来4艘军舰,扬言要武装登陆。血洗北海,形势十分紧张。北海进步学生团体负责人及时到廉中与学生团体联系,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全县爱国学生紧急行动起来,积极发动各阶层群众拥军抗日,并提出“誓死保卫大北海!”“誓死保卫大合浦!”等口号。北海青年学生发起,联系工人、学生、市民、渔民群众数千人,于中山公园召开“北海各界人民拥护十九路军抗日誓师大会”。

9月12日,国民党官员陪同日本驻广州领事中村,由一小队武装护送,乘舰驶进北海港口,声言要登陆调查“中野顺三事件”。十九路军海防部队早已严阵以待,大批群众闻讯赶来团团围住,划地为牢,不准他们越雷池一步。合浦一中学生代表,当场严词质问国民党两广外交总署秘书凌士芬:“为何东三省等地千百万同胞惨遭日帝屠杀凌辱不去调查,而北海人民制裁了一个日谍就来调查?你们到底是中国外交官还是日帝的帮凶?”弄得凌哑口无言,困窘万状。由于中野罪证确凿,军民态度坚决,反日情绪高昂,凌等不得不放弃调查。为对付日寇随时登陆侵略的威胁,北海军民进一步加紧备战,合浦一中赵世尧、冯廉先、王文昆、何国达、黄人善等一批进步学生运动骨干,毅然放弃学业,投身到抗日军队中去,有的编入政治部政工组,有的参加了学生军。准备日寇一旦入侵,即赴前线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保卫家乡(后因蒋介石屈从于日本的压力,改派余汉谋部的两个整师到廉州、北海驻防。为避免内战,十九路军六十师忍痛撤出合浦、北海)。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海进步学生、爱国青年和各界爱国人士,热烈拥护中共中央团结抗日的主张,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合浦一中师生纷纷组织抗日宣传队和战时服务团等,深入街道和渔农村,用演说、歌咏、演剧、标语、漫画、壁画、壁报、捷报、刊物、晨呼及办民众夜校等形式,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与此同时,苏觉民从广州中山大学休学回到家乡,同符平筹

组了“北海海燕话剧团”，以中小学师生为主力，专事演出救亡话剧。该团主要靠学生捐款和卖门票(二三角钱一张)收入维持开支。工作人员除一人领取伙食费外，其他人均无报酬。该团先后在北海、合浦、灵山等城乡各地，演出了《黑地狱》、《血祭中秋》(苏觉民编写)等救亡话剧，在各界群众中反映强烈。

源于30年代初期的读书会，到中期又有新的发展。1937年，合浦一中差不多每个班级，都普遍组建了读书会。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抗日救亡理论，利培源、郭李晃(郭芳)、岑嘉毅等共同发起组织了一个跨班级的读书会——吴家园读书会(在今市第二人民医院左邻)，共有几十人参加，其中每个班都来一、二个学习积极分子。大家把自存的进步书籍和新购的刊物如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问题》、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共产党公开发行的《解放》、《抗战大学》等献捐出来集中学习，还举行时事座谈、歌咏等活动，逐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许多人不久之后成了共产主义战士。

1938年春，合浦一中优秀学生谢祖事占(谢王岗)、郭李晃(郭芳)、庞文隽(庞自)、利培源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合浦一中支部。上半年，中共合浦特别支部成立，促使北海学生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抗战不久，合浦一中和廉州中学、合浦五中(在公馆)及合浦其他一些区乡的中小学师生，先后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队伍。他们许多人背背包，穿草鞋，戴竹笠，深入各圩镇和农渔村，随时帮助群众劳动，在生活上与群众打成一片，因地制宜地进行形式灵活、内容丰富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合浦一中师生发动工人、农渔民组织抗敌后援会、救国会等群众性抗日团体，又在城区举办工人夜校、贫民夜校，开展抗日救亡的学习和宣传。合浦一中原组织的“读书会”，从秘密走向公开，吸收了更多的进步青年学生参加，更加经常和系统地学习讨论马列主义理论与党的方针政策，促进广大青年学生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1938年9月开学不久，国民党当局搞了一个广东全省高中学生军事集训，规定高中二、三年级学生都要参加，女生集中在广州，男生集中在恩平附近的土山里进行。当时合浦一中参加的学生有近百人，其中有中共党员谢祖祐(谢王岗)、罗永瑛、卢传义、岑嘉毅等。他们按党组织决定组成临时支部，由谢祖祐

任支书。当日寇进攻广州时，大家要求当局发给武器进行抗日，但遭拒绝。广州女生集训队未开课就宣告解散，合浦一中罗永瑛、黄翠玉、黄翠琼、苏少芝、苏少芳、陈莲珍、黄玉金等女同学都留在广州，参加广东省抗宣总队，并到罗定、肇庆等地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两个月后，抗宣队被当局迫令解散，罗永瑛等回北海继续学习；苏少芳参加东江纵队（后在战斗中牺牲）。广州沦陷后，在恩平参加集训的男同学，集体撤回北海。

1938年秋，日寇侵占涠洲，北海成了前线。合浦一中绝大部分学生迁往合浦北部山区的小江镇（今浦北县城）长塘山；原怒吼剧团（由高中学生组成）和儿童剧团（由初中学生组成）的大部分学生留守原校，组成“合浦一中战地服务团”。他们曾派一些大的学生，冒险到日寇控制下的涠洲岛，弄来一些鬼子用过的衣鞋等物，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地下党的积极活动下，“战服团”被编为“合浦县动员委员会”的抗日宣传队，巡回四处深入宣传，一个冬季就跑遍了37个乡镇。

迁至小江的合浦一中分校，有陈任生等3个中共党员和几个进步教师。该校党组织积极贯彻一中共合浦县委指示，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为建立山区革命根据地努力。他们团结广大师生，以延安“抗大”为榜样，推进教学改革，采用“抗大”校歌为校歌，加设时事报告、哲学、统一战线、游击战争、防空知识等新课程。当时毛泽东同志的《论新阶段》刚发表，该校立即大量翻印发给学生，展开热烈的学习讨论。上课无桌椅，学生们带小板凳去听课；课室不够用，就在校外露天上课。学生们一早起来就爬上锻炼身体；每星期六晚上开一次文艺晚会。节目十分丰富。该校还组织有“抗日先锋队”，学生经常下乡做宣传工作，举办农民夜校，妇女识字班，帮助组织和训练当地的抗日自卫团；还十分注意统战工作，争取附近农村的上层人士。抗日救亡活动搞得热火朝天，赢得“抗大式学校”和“干部兵工厂”的美誉。黄翠玉、黄翠琼、陈莲珍等一批进步学生，就是那时入党的。

1939年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继廉州中学吴裕春（辛莽）等人之后，合浦一中林吴章（林朗天）、陈广才、黄裕兴（黄铸夫）、林施均等进步青年学生，历经各种艰难险阻，从北部湾（当时叫东京湾）畔奔赴延安“抗大”（抗日军政大学）等校学习，成了党的优秀儿女，国家栋梁之才。建国后，林朗天曾任郑州粮食

学院党委书记，林施均曾任西安交大、海南大学党委书记，黄铸夫是中央美术学院系主任、一级教授、著名画家。

同年冬，在北海的党组织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实际上由我党掌握的拥有 50 多名青年男生学生的“合浦县抗日自卫团第一支队北海学生武装队”，在海岸线上巡逻放哨，监视日寇敌舰及特务活动，并以福成边界的独峰岭、乃沟一带为根据地，准备开展游击活动。他们配有步枪等简陋武器，分别驻守市区游泳场、外沙和远郊东星乃沟村。生活十分艰苦，很多人从家里拿钱出来做抗日工作；睡的是地板铺禾草，吃的是稀饭、红薯和暹罗(泰国)华侨团体向祖国同胞捐赠寄回的锅巴熬的粥。但大家不怕艰险，抗日情绪高涨，时常迎着敌机轰炸，冒着饱火枪弹，组织帮助居民疏散掩蔽，救护街民；冒险扑灭大火；防止坏人乘机作案，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天晚上，发现一股人向北海涌水，区长(当时北海、南康、营盘等地属合浦县第五区，区署驻北海)刘瑞图断定是日寇进攻，立即下令点火(早于学生队成立前，国民党北海当局就规定每家每户均要备有煤油、柴草。日军若上北海，立即点火将北海烧掉，实行“焦土抗战”)。学生队接下命令未向居民公布，立即派人前往了解，查清来者是从钦州茅岭等敌占区逃出的难民，终使北海避免了一场类似“长沙大火”那样的浩劫。

1939 年底，汪精卫公开投敌，全国许多地方，随之掀起一股倒退逆流。次年春，西场、小江等地先后发生反对奸商资敌的“米案”斗争，国民党当局抓了一批群众。中共廉北区委和西场区委发动反奸商的群众性请愿斗争。合浦一中等校许多学生纷纷捐款、捐粮支持；北海学生队根据党组织指示，连夜奔赴廉州，设立临时指挥部，会同合浦战时服务团等组织，发动工商学等 2000 多人参加请愿斗争，把合浦县府围得水泄不通。县长李本清被迫与群众见面，答应降低米价，查办奸商，释放被捕群众。

1939 年秋，合浦一中长塘山分校与廉州大石屯分校合并上课。该校掌握实权的训育主任杨超兰(校长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周胜皋兼任)经常阻挠、威胁进步学生，“不准开秘密会议，否则开除”，并使军训教官监视学生活动，不准学生聚会，经常搜查学生行李，没收“嫌疑”刊物，派一些落后学生跟踪进步学生，搜集情报，在学生中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又在课堂上污蔑支援“米案”



斗争的廉中学生。高三学生谭锡裕(谭俊，学生会主席)严词质问杨的居心何在，并当众揭露其压制抗日，进行特务活动的行径。次年春，中共合浦党组织决定开展反杨(杨超兰)反汪(汪精卫)反逆流斗争，在群众面前揭露杨的亲日投降面目。合浦一中学生积极行动，各班举行罢课、声讨，热烈响应。学校当局以“诋毁学校，扰乱秩序”为借口，开除谭锡裕和罗永瑛学籍。罗通知进步同学开会，决定以邓爱莲、劳炳光为代表，组织了20多个同学到国民党县党部找书记长周胜皋谈判，提出撤销“汪派汉奸”杨超兰的教职，恢复谭、罗学籍和容许学生们团结抗日等三点要求。周以未得当局同意为借口推托，学生们继续罢课。当时八区专员邓世增和县长李本清派保安团包围一中，用武力威胁硬把斗争暂时镇压下去。罗永瑛按党组织指示，撰写了有关文告印成传单在廉中散发。戚有莲等学生被带枪军警抓送县政府，他们对李本清的讯问一一据理严词反驳。李理屈词穷，只好让人担保他们回校。不久，党组织布置邓爱莲等党员学生和一些进步学生，半夜摸黑上街和到近郊张贴《八路军反对反共投降、坚持团结抗日宣言》等传单；又派谭锡裕、黄玉金等分赴小江、南康、公馆等校揭发。各校都召开大会，印成传单声援合浦一中学生反杨斗争，掀起了全县反汪反逆流斗争高潮，迫使当局改用软化办法，让谭锡裕、罗永瑛转学到外地。

1940年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将一些过去已明显暴露的进步学生，有计划地撤到农村工作。但合浦一中等校党组织和进步力量仍存在，仍在秘密传阅各种进步书刊，并以较灵活的方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1944年，合浦一中先后有张瓚光、彭超、劳承点、刘定名、杨其彩5人请缨服役抗日；又有1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远征军”赴缅甸协助盟军抗日。

1946年春，合浦一中学生吴海桥、吴永莹，不顾学校当局的箝制，把从该校地下党员教师何家英转来的《群众》、《解放》等进步书刊及粤桂边纵揭露蒋介石打内战阴谋的一些革命传单，在同学中秘密散发传阅。

次年秋，冯守模、苏嘉俊、曾道培等合浦一中学生，接受地下党的影响和布置的任务，利用他们被选入学生会的方便，在校内办了一个夜校。组织工厂、街道一批工人、贫民免费参加识字班，由高中学生义务任教。通过识字教学，巧妙地宣传党的主张及解放战争的形势。

1948年冬，中共合东南工委北海情报站成立，由合浦一中高二学生中共党

员姚信厚(后改名为眺克鲁，现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负责。他布置思想进步的同班同学打入学生会，利用学生会骨干身份开展反内战宣传；通过有关渠道，广泛收集国民党在北海的军警宪特等情报上报；利用学生身份作掩护，接待了不少北海的地下党人。他曾和陈琪(中共党员)利用陈父任国民党保安副司令的掩护，借助陈的姐夫(国民党军官)之力，偷运手提机枪、手榴弹等几麻袋武器运给南康游击队。

1949年秋，冯守模、苏嘉俊、张海睿等合浦一中学生，参加地下党员负责组成的“迎接北海解放工作小组”。他们不避艰险，多次把该组交给的关于解放军胜利进军、反动派狼狈溃败等传单在校内秘密散发(当时国民党暂六军一个团部占驻合浦一中，该军政工处长住在该校图书馆楼办)，师生十分高兴。学校当局发现传单，派出军训教官半夜宵禁戒严，搜查在楼学生及宿舍，均无收获。冯守模等还搜集关于国民党军队占驻北海街道民房的有关情报，提供给地下党员。

同年11月底，驻在北海的国民党军准备逃遁海南、台湾。有一天，占驻合浦一中的国民党军队派出政工人员，命令一中当局集合高中学生到礼堂去听政工处长讲话。那处长说海南特区现要成立“学生军”，参加的学生都是军官职衔，薪饷优厚，欢迎高中学生报名参加，日内派兵舰运去。苏嘉俊等把这事向地下党员何家英老师汇报，大家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队企图诱骗学生去当炮灰的伎俩。当即决定由苏等串连学生发动罢课，要求同学不要回校上当受骗。那处长讲话动员后无一人报名，翌晨反动军队竟在学校前后门及礼堂等处架起机关枪，企图强押学生上船开往海南。幸得苏嘉俊等及时串连发动，大家识穿敌人诡计，才使全校高中学生避免了一场浩劫。

12月3日，何家英老师秘密召开“迎接北海解放工作小组”会议，要求大家密切注意国民党反动军警的动向，做好保护学校、工厂的工作，组织好迎接解放大军的欢迎队伍；解放大军一到，即将这个小组扩大，吸收更多的人参加组成“三校(指合浦一中、旭初级中学和廉阳补习学校。)服务团”。

次日下午1时左右，解放北海战斗基本结束，“三校服务团”立即出动。他们分头到各处动员组织起欢迎队伍1000多人，到茶亭(今市文物管理所)附近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欢迎解放大军的后续部队和粤桂边纵第四支队进城。“三校服

务团”的一批同学提着石灰桶到市内大街小巷，涂掉反动标语，写上“欢迎南下解放军”、“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大字墙壁标语。他们兴高采烈地同北海人民一起，迎来了北海的新生。

#### △主要参考资料

- 1、《北海党史资料汇编》（第一、第二辑中共北海市委党史办主编）
- 2、《广西党史研究通讯》（总第28期）
- 3、《学生运动》（中共北海市委党史办收集的有关档案资料）
- 4、《北海中学校史》（初稿，吴廷贯）

（注：此稿是笔者于前几年被市教育局借出主持《北海教育志》编务、任副主编时收集参阅有关资料撰写的。93春，已经市教育局编委及市志办有关领导与一些专家联合组成的审稿会审阅。）